

鸭公岛

在鸭公岛附近徘徊两日，不得天时地利，去不得岛上也。午后风平浪静，潮水退下去了，是登岛绝佳时机。船尾部有铁梯，众人小心翼翼扶好，依次鱼贯而下，跳上小舟，艄公一一接着安顿坐好。七八个人同舟共行，发声喊，小舟轰然驶向鸭公岛。

大风从耳畔刮过，似乎能鼓荡起胸腔，心绪饱满，临海一声声发啸，波涌滔滔在眼眸回旋。

人在海里，和大船上静观波浪感受大为不同。浪高高低低，船也上上下下，海浪猛然扑过来，船倏地上前，又俯冲下来。偶尔来不及，浪头赶在船前头，击溅出水花，打得周身湿透。

坐在船头，海浪涌过来的时候，迎面去看，何止三尺。浪峰近在发梢，只在眉眼之间滚动，不禁拎起心来，骇然胆战。走得片刻，索性把心一横，听之任之，休去管他了。得闲看看出没风浪景致，虽是跌跌撞撞，毕竟自得其乐。心想这世间人来人往，真真假假，不晓得究竟。也许在风浪里颠簸竟，发现所谓真相居然只是浮于表面而已，一阵风吹开去，一个浪打过来，也就飘摇不定了。

渐渐离开大船远了，回头望望，船如浓墨的一横，在海上微微晃着。沧海荡悠悠茫茫，小舟一苇也不如，而我辈真是渺沧海之一粟。

看起来不过几公里的路程，竟然走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抵临鸭公岛。

水中偶见游鱼掠过，红色、绿色、蓝色，陆地水中无有能见者，一时大乐。以舌头沾沾口唇，满嘴咸味，好像腊肉的气息。海风吹得久了，风里饱含盐分。

鸭公岛为砾滩岛，看不到礁盘，岛外水颇深。岛上没有砂石，所见皆为珊瑚石与贝壳之类，或长或短，或粗或细，多为乳白色，偶尔杂以其他颜色，奇形怪状，难以尽叙。

岛上并无鸭子，因为地形似鸭而得名，渔民也称为“鸭公峙”。故乡人家多养有鸡鸭，河里还常见野鸭。我见过海鸭，学名叫潜鸟的，两腿粗壮，向前三趾间有蹼，体形似鸭，善于潜水，却不善飞也不善行，只能栖息近海处，怕是来不了鸭公岛也。

三五个渔民坐在树下闲话，风浪吹打日晒久了，肤色黝黑，如方外之人。有人上前问话，彼此言语并不通畅。

岛上植被也好，有十余种之多，多是近年人力所为，让人肃然起敬。一一看去，有椰树、黄槿、银毛、步麻树，还有不知名的蔓藤缠绕树干，绕过岛民人家的屋顶，绿意婆婆，映得渔屋多了生机多了适意。双手抚摸过几棵树，其中物性不卑不亢，活出生机，越发大有好感。何止人生艰难，落根在这一天地，树生也大不容易啊，它们是我的兄弟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我是它们的兄弟。

或许因人迹罕至，岛上海鸟并不畏惧生客，有几只鸟绕着我飞行，近在咫尺，嘎嘎嘎乱叫。人去逗鸟，它也逗人，可惜不晓其名，更不通它的习性，但我知道它们的欢乐，在这水岛之间嬉笑终老，无半点俗韵啊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莲花开了，花心有光

菜场的农民自销摊位，一位大婶正在卖荷花花苞与一束一束的莲蓬。摊主很有个性，她的莲蓬只卖给买莲花的人，理由是：“要是光卖莲蓬，我带梗来摘做啥？这些都是老莲蓬了，不相信，你摇一摇莲蓬，莲子会在里头哗啦啦响。看到什么都想着吃，多没意思，这莲蓬是用来搭配莲叶与莲花，插瓶放在你们城里人的书房，观赏用的。”

摊主58岁，在城郊荷塘种了40年莲花了。从前，孩子们的凉鞋与暑假电影票，开学后要买的白球鞋和课外书，都靠卖莲蓬攒出来，十块钱5个或6个莲蓬，莲蓬尚且鲜绿，莲子刚刚撑满子房，就采下来卖给城里人当零嘴吃。莲蓬下面的荷梗要尽量剪短，减轻挑担时的压力。嫩的莲子是清甜的，长老了就有点儿发苦，所以当年，每到夏末，她心里都急得恨，莲蓬高高低低，一个人来不及采，着急；不能在当天及时

◆山河故人

寄份月饼去天上

父亲嗜酒取决于他性格中的某些瑕疵，而父亲喜食月饼，这还是我在他晚年时无意中发现的，这一发现也因此改变了我对父亲的看法。

如今食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奇怪的是人的胃口却变得越来越小。这好比十个人玩十个球，腻，玩不长；要是十个人玩一个球，玩起来就没完没了。说到月饼，小时候一年盼来一个中秋，一人分一块月饼，那滋味能记上一年。

倘若时下有人送你两盒月饼，让你一个人吃，且不断在一边催促：“吃呀，快吃，吃不完会坏的。”估计你怎么也吃不了，并且永远也不想再吃了。我们家当年可不是这个情况，那时，盼着中秋，不是为了看月景，黄皮骨瘦哪有那份闲情？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一天饭锅里油水的厚薄，更重要的是父亲带回来的那一筒月饼，牛皮纸裹着，酥油浸润在纸上，斑迹驳杂，拆开纸包，一斤正好五块，兄妹五人，一人一块。后来，大姐去了省城，那一块便归了母亲，可是母亲每年只是象征性地咬几口，最后还是被我们瓜分了。父亲从来不吃，当我们小嘴嚼巴着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坐在那里端详着大伙，一副满足和陶醉的神情。

有时，母亲将自己的那块一掰两半，递给父亲：“你也吃点。”父亲



月圆之夜 张成林 摄

◆灯月闲话

金庸小说里的饼

饼这种东西西式繁多却方便简单，最适合于闯荡江湖所需。武林群豪往往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但他们大多性情放达，不拘小节，于不便、无奈甚或危难之时，啃几张粗面饼充饥当饱也是常事。读金庸的武侠小说，你或许会确切感悟到，一饼一味道，一人一江湖。

《倚天屠龙记》着笔于明教，寄托于明朝，连载于《明报》。书中写到张无忌大会教众并宣誓抗元，恰逢中秋，“是晚月明如昼，诸路教众席地而坐，总坛的执事人员取出素馅圆饼，分飧诸人。众人见圆饼似月，说道这是‘月饼’。”此次明教聚义定策，也成了“汉人相约于八月中秋食月饼杀鞑子”的缘故。

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陈家洛在铁胆庄分拨六路人马营救文泰来。第六拨骆冰、徐天宏、周氏父女来到肃州，四人在东大街杏花楼上点了酒菜，店小二又送上一盘肃州名产“烘饼”。“那饼弱似春绵，白如秋练，又软又脆，周绮吃得赞不绝口。”到了夜里，周绮感到肚子饿得慌，徐天宏故意拿出烘饼来捉弄她，因为一路上周绮总是跟他闹别扭过不去。不过这也为后来彼此了解对方、心生爱恋埋下了伏笔。

机缘总是在真情和正义的大树上开花结果，但江湖险恶，仇恨难解，同道中更多的是报复、防范和算计，常常在不起眼的地方设置陷阱、埋藏祸端，有时连一张饼都不是那么好吃的。

《侠客行》第一章就写玄铁令，那是成千上万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信物，为此各路豪强千方百计你争我夺。谁能料到一个叫侯监集的小市镇上，一家烧饼油条店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，竟是隐姓埋名的武林高手；而那个饥饿难忍的小巧手里的烧饼里竟然藏着一块照魑魍的铁片。为了摩天崖的玄铁令，卖饼老人吴道通精心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瞒天过海的机密。

风云难测人心难知，立身处世岂能不懂机变？金庸的封笔之作

卖出去，莲子的吃口会变差，也着急。现在，她终于不急了一——孩子们都已工作，日子过得不错，她种莲卖莲，就成了解闷儿的事了。

今天，她采下的莲蓬与荷花花苞一样，都带着长梗子。她交代我回家后，要将莲花花苞外层有点发紫的花瓣剥除，在花枝底端剪成约45度的斜切口，将水龙头开到最小，将花苞小心吹开一点，以水流徐徐地冲花心十秒钟，再将荷花花茎倒过来，在中空的花茎里灌满水，深水插瓶。这样，花就不会在开放的过程中东倒西歪，就能不蔓不枝地开足了。

卖个花，还要包开足啊。摊主认真回复：“别别的花不一样，莲花就像我家的小闺女一样，非要看她漂漂亮亮出嫁，才安心。”

花买了回来，请出铜瓶，将花苞与莲蓬放置在光线明亮的通风环境中，以她赠送的莲叶插水陪衬。第二天，红莲就盛放了。它自带光亮，好像花朵中央有个天然的光源，在昏暗的阴雨天，它也微微发亮，把花瓣上流畅的脉络照得纤毫毕现。一朵花的一生只有三到四天，那么短暂，不过，要是在荷塘里，花谢了还会长出莲蓬，莲蓬不摘，莲子落在水塘深处，第二年还会亭亭出水，成为浩荡的风荷。哪怕池塘干涸，莲子没有发芽的机会，千年之后，有了合宜的气候，莲子照样会恢复生机，长出卷曲的莲叶。

如此柔弱的花，像世界上最安详的灯盏一样微微发亮，却孕育出如此坚韧的莲子，可说是奇迹。

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“甜腻腻的，有什么好吃的。”这种意思的话我们听了许多年，后来再也听不到了，因为，这之后的每年中秋，当大家分食月饼的时候，好像再也没有谁会想起来去问候父亲一句。

等我们都大了，工作了，每年中秋带给父亲的无一例外是酒，因为，父亲是不吃月饼的。而母亲则不同了。晚上，几把竹椅子，一家人坐在庭院中，吃着月饼说笑，父亲很少插话。虽有朦胧的月光照着，我们却看不清父亲的脸，好像也没人去在意父亲的表情，只听见父亲断断续续像是要掩饰什么似的喝茶和咳嗽声……

1996年中秋，因为客车中途抛锚，直到下午三点我才到达小镇，火烧火燎推开家门，只见父亲独自坐在堂屋，手里捏着半块月饼，嘴，一瘪一瘪地咀嚼着。

一见到我，父亲愣怔了一会，举饼的手僵硬地悬在胸前，好一会儿才不自然地挤出些笑容。那种笑容是遍布满脸的，里面的皱纹纵横，就像你往池塘里突然抛入块砖头的地方的那个样子。当我向父亲手中的月饼瞟了一眼时，这个笑容立刻就牢牢地凝固起来，变得毫无生气。我从来没见过父亲的笑容如此窘迫，并且持续不变……

我突然为自己的冒失而感到愧疚，并为于事无补而深感痛心。我想对父亲说些什么，却一句适当的话语也找不到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家门的，又是怎样提着一包尚好的、品种不一的月饼回家的，我悄悄地将这些月饼放在父亲的床头边，而此刻，父亲正泪眼婆娑地瞅着我，瞅着我……

父亲去世已有很多年了，有关父亲和月饼的往事仍历历在目，想写，却一直未写，怕只怕我依旧残缺稚嫩的文字一不小心伤害了老人的自尊，亵渎了一份深重如山的父爱。

《鹿鼎记》里的主角居然是一个反英雄的小人物。韦小宝小小时年纪武功低微，能在朝野上下、武林内外混得风生水起，凭的便是工于心计、不择手段。他被沐王府的刘一舟抓住，却花言巧语稳住对方，然后在吃饼之时故意挑剔，趁机在薄饼里下了蒙汗药，于是剧情瞬间反转，刘一舟中招倒地，立马变成了他的俘虏。

机变，往好里说，叫机谋；往贬义上理解，就是机诈。以《天龙八部》中的一场斗智斗谋为例，萧峰一心追查当年在雁门关设伏的“带头大哥”，经过商议，由阿朱易容乔装成丐帮执法长老白世镜，萧峰扮作随从，去找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遗孀康敏套话。殊不知康敏心机深重，莫名其妙地扯开话题，从“天上月亮这样圆，又这样白”到“你爱吃咸的月饼，还是甜的”。阿朱哪里知道这是康敏与白世镜私通时说过的话，所谓“月饼”也是他们之间暧昧的暗语，由于应答完全不对，被康敏轻巧识破，反而中了她一石二鸟的圈套。康敏谎称“带头大哥”即大理镇南王段正淳，意欲令萧峰和段正淳相互残杀两败俱伤。聪明精灵的阿朱自以为大功告成，却不知不觉中被蒙骗和利用，结果输得很惨，乃至为保全生父白白付出了性命的代价。

金庸的作品里经常阐释佛教伦理，以此印证人物的内心境界及其变化。陈家洛为取得老当家于万亭被福建少林寺革逐内情的案卷，凭借卓绝武功连过四座殿堂，最后一关却是在一间小小静室，和方丈天虹大师对坐禅床谈经论法。陈家洛引述了《百喻经》里的一个故事，说：“从前有一对夫妇，有三个饼。每人各吃了一个，剩下一个。两人约定，谁先说话，谁就没饼吃。”“两人僵住了不说话。不久有一个贼进来，把他们家里的财物都拿了。夫妇俩因有约在先，眼睁睁瞧着不说话。那贼见他们如此，大了胆子，就在丈夫面前侵犯他的妻子。丈夫仍然不理。妻子忍不住了叫了起来。贼人拿了财物逃走了。那丈夫拍手笑道：‘好啊，你输啦，饼归我吃。’”陈家洛讲这个吃饼的故事，语藏机锋，阐明“佛家当普度众生，不能忍心专顾一己”，同时表示其志向绝不在于隐忍一时。最终他获允查阅案卷，不仅于老当家被逐疑团尽解，而且乾隆身世之谜也随之揭开。

江湖上的一张饼，看也寻常，吃也寻常，有时却深藏机缘、机密、机变和机锋，并因此改变一个人、一个帮派的命运，乃至事关整个武林的安危和朝代的兴衰。个中利害，行走江湖之人绝对不可不知。

◆人间小景

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故乡的月亮了。

其实，故乡还是在的，不远不近，月亮也还是在的，不明不暗，不在的是那个躺在竹凉床上仰望星空的少年，那个挥舞蒲扇为他驱赶蚊虫的中年女人，以及那棵枝枝丫丫的苦楝树。苦楝树早已被连根砍去，即使是后来栽种的两根高大繁茂的樟树也被女人在生前贱卖掉，为此她懊悔不已。此刻的门前，杂草丛生，足有半人高，夹杂着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花朵，绚烂又荒凉。那个曾经的少年，默默打开家门，径直走到案桌前，点燃三炷香，面对墙上的女人，深深弯下腰去。

我挺了挺腰身，缓缓走下讲台，和学生们谈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的那个秋夜，那轮不同寻常的月亮。被贬到黄州已经四年的苏轼准备解衣睡觉，却瞥见胶洁的月色破窗而入，一地洁白。四十六岁的苏轼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美震惊了，于是欣然起行。我喜欢并敬佩这样的“欣然起行”。因为月亮是常见的，月色也是常见的，而这“震惊”和“欣然”在庸庸碌碌的现代“常人”身上却是不常见的。人们低头看手机，欣赏着巨大的月亮图片，却很少推开窗户，举头望明月。审美的“震惊”与“起行”的欲望，早已被沉重无趣的生活消磨殆尽。

审美的快乐需要分享，精神的愉悦需要共振。于是，苏轼去承天寺寻他的好友张怀民。这显然是一种趣味相投的信任，尽管夜已深沉。果然，张怀民也尚未就寝，仿佛正在等待苏轼的到来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，是两颗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的相约。二人并肩走在中庭里，走在月光下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水月空明的奇幻之境，那是月光如水，铺满地面，水中疏影浮动，那是竹柏随风摇曳。一切都是缓慢的，寂静的，说或不说已不重要，因为任何言语都会破坏这样的静谧，这样的情境，也因为审美的愉悦本来就是难以言表的，正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空谷足音就是他们此刻的心声吧。月夜与竹柏，世间常有，无处不在，而这两位惺惺相惜、美美与共的“闲人”却是世间少有的。世间多的是“忙人”，为生计，为名利，四处奔忙，整个世界都在加速奔跑，方向和目标似乎早已被许诺，或许那是一个“美丽新世界”，又或许只是“水月空明”。“能闲世人之所忙者，方能忙世人之所闲。”（张潮《幽梦影》）道理永远是简单明了的，然而又有几人能忙里偷闲想得明白，并且做到呢？

曾经的少年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，让风重新在家里家外流动起来，也让记忆重新回归日益沉重的肉身。站在二楼，透过窗户，可以望见不远处的那口池塘长满了绿藻，已经没法洗衣服了。女人曾经蹲过的那块洗衣石还在原处，只不过变得更小了，就像那条通往稻田和菜地的小路，被灌木挤得更窄了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条月光下的路，像洒满了盐，挎着竹篮的女人和挑着粪桶的男人，一前一后朝他走来，越走越近，一转眼又都消失了。布满灰尘的镜子，早已失去了光泽，看不清少年的脸，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，许多原本清晰的往事，终究难逃漫漫不清的命运，正如许多坚贞美好的爱情，终究敌不过庸常生活的反复冲洗。“可怜楼上月徘徊，应照离人妆镜台。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还来。”少年努力摇摇头，拼命想摁住脑海里自动浮现的这些诗句，却无能为力。思念与咳嗽，如同卷不去拂还来的月光，隐秘却顽固，绵柔却持久。少年呆呆地立在那里，身后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木柴，那是女人五年前留下的。

我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，顺便抖落千年前的一身月光，钻进表哥的车里，去医院看望他的父亲、我的大舅。七十八岁的老人再次住院，因为整夜的咳嗽，仿佛有无数只蚂蚁穿行在他的喉咙和肺叶里。前两天发烧，烧得厉害，啥都吃不下，这两天用了开胃的药，稍微好点，不过也只是假象而已，表哥说。已在青岛定居的表哥放下越来越难做的生意，放下正读高中的儿子，特地赶回来陪老父亲。还是不要化疗了吧，保守治疗，减轻痛苦，顺其自然，我妈那时候非要化疗，我们不忍心，只好答应了，结果不到三个月就……我轻轻地说。车窗外川流不息，风平浪静，一切生住异灭，无不自然而然。老人正一个一个吃着从食堂买来的馄饨，凸起的肩胛骨显得触目惊心。胃口不错嘛，再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，回去可不要再打麻将啦，早晚要多走走路。老人望着我，笑了笑，并不言语。或许他一如往常的乐观，不以为意，又或许他早已从蛛丝马迹里觉察到了什么，只是不愿或不敢戳破那层窗户纸，于是我们彼此心照不宣，小心翼翼。马上就是中秋了，老人抬头对我说，他们今年都回罗岭过节。

是啊，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，散落各地的亲人们都要回到故乡来了，为了这次难得的团圆，为了再看一眼故乡的老人和月亮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天道有常，人生无常，月光荡漾，莫非自然。我能想象的和无法想象的，潮汐般汹涌地拍击着胸口，那里潜伏着生命的结节，时间的肿瘤。总有某个地方被我们永远记在心上，总有某些人挂在我们永远挂在心上，就像月亮永远挂在天上……

